南臺舊聞

南臺舊聞卷十五

北平　黃叔璥　玉圃輯

雜錄上

程邈為御史得罪始皇繫雲陽十年於獄中作大篆以者增益多者減省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善之出為御史　衞恆集

翌日親登嵩南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　前漢武帝紀

晉先蔑為左行其後為氏漢有御史左行恢　廣韻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名

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後漢書

周騰字叔達為御史桓帝欲南郊平明將出叔達仰首曰今宮中策馬星不動帝何出焉四更皇太子卒遂止豫章列士傳

京兆第五永為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祖餞蔡邕等皆賦詩高彪獨作箴邕美其文以為莫尚也後漢文苑傳

蔡邕以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遷三臺後漢書

沈文季嗜飲一飲必五斗妻王氏亦能飲三斗為吳興

太守時恒夫妻對飲竟日不視事及與宴殿中明帝令御史糾不醉者文季獨不肯飲被驅下殿亦不顧也南齊書

崔瞻在御史臺恒宅中送食備盡珍饈別室獨食處之自若有河東士姓裴亦爲御史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箸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自攜匕箸恣情飲啖瞻謂曰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鵞炙豈亦異是君定名士乃與之同食北史

崔暹精選御史皆是世冑李廣獨以才學兼侍御史修

國史南臺文奏多其辭也同上

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温子昇與盧仲宣孫搴等一十四人為高第於是預選者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搴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彈文皆委焉同上

和士開彌自放恣琅琊王儼惡之與領軍大將軍庫狄伏連書侍御史王子宜武衛大將軍高舍洛等謀誅之士開早參伏連把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便授一函云有勅令王向臺遣軍士防送禁治書侍御廳

事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先是鄴下童謡云和士開當入臺士開謂入上臺至是果驗同上

北齊陽翟太守張善苛酷貪饕惡聲流布蘭臺遣御史魏輝儁就郡治之贓賄狼籍罪合當死善於獄中使人通訴反誣魏輝儁為納民財枉見推縛文皇帝大怒以為法司阿曲必須窮正令尚書左丞盧斐覆驗之斐遂希旨成輝儁罪狀奏報於州斬決輝儁遺語州令史曰我之情理是君所見可辦紙百番筆二管墨一錠以隨吾屍州令史哀悼爲之殯殮并備紙筆未幾張善得病惟云叩頭未旬日而死纔兩月盧斐坐譏魏史為魏收

所奏文宣帝熄殺之　臣鑒錄

隋唐孝意為侍御史後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為孝感　北史

初帝遇馬周厚周頗自負為御史時遣人以圖購宅衆以其興書生素無貲皆竊笑它日白有佳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什物由是人乃悟周每行郡縣食必進雞小吏訟之帝曰我禁御史食肉恐州縣廣費食雞尚何與榜吏斥之　唐書列傳

唐太宗聞蘭亭真蹟在僧辨才處特遣御史蕭翼賺得

武德四年收入秦府貞觀十年始命湯普澈馮承素諸

葛貞歐陽詢褚遂良臨之 春明夢餘錄

太宗召見李義府試令詠棲烏立成詩曰日裏颺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棲上深賞之曰我將全樹借汝豈惟一枝拜監察御史 唐書

唐高宗時李義府恃寵用事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乃先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奸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憂及其親則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舉義府事劾之 闕義

高宗問羣臣求可為御史者僉舉萬年尉楊子失其名

居數月復問之羣臣復舉焉上曰吾聞斯人常以褻服居公堂視事其可以為準繩司乎自是百官必衣而視事 唐類函

安祿山反楊國忠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明年御史鄭叔清與宰相裴冕議度僧尼道士至令祠部給僧尼牒則天寶六載五月制也 困學紀聞閻若璩注

先天中王上客為侍御史自以才望當前忽除膳部員外郎微有悵惋吏部郎中張思咏曰有意嫌兵部專心望考功誰知脚蹉蹬幾落省橋東蓋膳部省最東北隅

也南部新書

郭弘霸自陳討徐敬業云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絶其髓武后大悅授左臺監察御史時號四其御史唐書

陸元方為監察御史武后時使嶺外方涉海風濤驚壯舟人懼元方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害我趣使濟而風訖息同上

侯思止為渤海高元禮奴拜游擊將軍元禮家教曰上不次用人如問君不識字宜對獬廌不學而能觸邪陛下用人安事識字無何后果問思止以對后大悅天授

中遷左臺御史同上

侍御史年深者一人判臺事知公廨雜事等次知西推贓贖三司受事監奏次知東推理匭之事臺中有黃卷不糾舉所職則罰之其新除者未曉制度罰有日逾萬錢者舊例新人罰止於四萬及崔隱甫為大夫以其數大廣減之以萬二千為限三院各有院長議罰則詢於雜端也唐六典

唐自貞觀中李乾祐為御史大夫别置臺獄武后時來俊臣侯思止皆為御史臺獄圄扉恒滿崔隱甫總臺務言於朝掘去於是旁列精舍以釋典懺之崔湜為文梁

昇卿書以八分開元十一年勅諸石碑陰列侍御史殿中侍御監察御史并內供奉衘題名僅盧懷慎崔湜陸景初三人亦昇卿分書自懷慎以下正書百二十二人侍御史也自湜以下正書百八十四人殿中侍御史也自景初以下正書三百四十七人監察御史也碑額又有天寶元載以後侍御史知雜侍御史監察御史共五十人而碑之左右椎拓不及焉中有薛倡倡者二名重文碑凡三見此唐一代所僅有也昇卿自監察御史歷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再遷太子右庶子 曝書亭集

唐御史臺精舍碑今在西安府儒學碑陰題名表其上

格曰侍御史并內供奉列盧懷慎等名中格曰殿中侍御史并內供奉列崔湜等名下格曰監察御史下有一并字下缺不全列陸景初等名其盧崔陸三人姓名並八分書蓋梁筆也餘則正書乃後人續書之者碑額空處前後皆有刻前刻監察御史及姓名後刻知雜侍御史及姓名有自天寶元載以後七字按天寶三年始改年為載不當云元載恐是追書 金石文字記

銘云左臺精舍者諸御史尊羣愚之所作也長安初湜始自左補闕授殿中侍御史至止之日其構適成就羣公固以碑表相托為之作銘開元十一年殿中侍御史

梁昇卿追書 秦藻幽勝錄

長安中御史張循憲使河東事有未決問吏曰若頗知有佳客乎吏以張嘉貞對循憲召見咨以事嘉貞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試命草奏皆意所未及它日武后以為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為因請以官讓后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醻其得人 唐書列傳

河南伊闕縣前每僚佐有入臺者即水中灘出石磧金砂清澈可愛牛僧孺為佐一日報灘出縣僚共觀之有老吏曰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臺當是一雙鸂鶒僧孺因舉杯祝曰既成有灘何惜鸂鶒須臾一雙鸂鶒飛下

灘中不旬日僧孺拜察院劇談錄

呂太乙拜監察御史裏行自負才華而不即眞因咏竹以見意曰濯濯堂前竹青青耐歲寒心眞徒見賞弱小未成竿山堂肆考

柳渾召拜監察御史臺僚以儀矩相繩而渾放曠不樂檢局乃求補外同上

薛大鼎賈敦頤鄭德本號鐺脚御史韓略

韋貫之始為監察御史舉其弟纁自代及為左補闕纁代為御史議者不謂之私　子澳御史中丞高元裕與其兄温善欲薦用之諷澳謁己温歸以告澳不答温曰

元裕端士若輕之耶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唐書列傳

宰相馬植議補楊收監察御史收以兄假外遷誼不可先固辭植歎美為止未幾假自浙西觀察判官擢監察御史收亦自西川遷兄弟同臺當世榮之同上

賈忠言撰御史本草以裏行及試員外為合口椒最有毒監察為開口椒毒微尖殿中為蘿蔔亦曰生薑雖辛辣而不為患侍御史為脆梨漸入佳味又侯味虛著百官本草題御史大熱有毒主除邪疾杜奸回振冤滯攻貪濁服之長精神山堂肆考

韋表微擢進士授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祿譬滋味

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攓白冒遊少年閒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唐書

張鎬好伯王大略楊國忠執政求天下士爲己重薦拜左拾遺歷侍御史元宗入蜀鎬徒步扈從俄遣詣肅宗所論事尋拜平章事都統淮南諸軍事李白贈詩佐漢解鴻門生唐爲後身蓋喻鎬爲子房後身也李詩補註

李白贈韋侍御黃裳太華生長松亭亭凌霜雪天與百尺高豈爲微飈折桃李賣陽豔路人行且迷春光掃地盡碧葉成黃泥願君學長松愼勿作桃李受屈不改心然後知君子此詩可爲柏府座右銘輶園雜識

子美稱蘇渙為靜者而謂龐公不浪出蘇氏今有之不知子美何取龐公之比渙詩如日月東西行不照大荒北其中有毒龍靈怪人莫測開目為晨光閉目為夜色一開復一閉明晦無休息居然六合内曠哉天地德天地且不言世人浪喧喧唐人以為長於諷刺觀其詞氣頡頏如此固自可見其胸中也 蔡寬夫詩話

盧循盜賊而沙門慧遠與之友善祖約叛逆而少與阮孚齊名杜子美贈蘇渙詩序云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渙竟扇動嶺表與哥舒晃作亂亦其類也 分甘餘話

王蒙者與趙門下憬布衣之舊常知其吏才及公入相

蒙自新淦令來謁公將擢爲御史一日偶詣慈恩僧寺
占色者蒙問早晚得官僧曰觀君之色殊未見喜兆此
後當得一邊上御史一日趙公秉間奏曰御史府闕人
太多就中監察尤爲要者臣欲選擇三數人德宗曰此
官須得孤直茂實者充選秖取輕薄後生朝中子弟不
如不置趙公曰臣欲於錄事叅軍縣令中求之上大喜
公因薦二人其一即蒙也上曰且將狀來公既出逢裴
延齡問公曰相公奏何事公不之對延齡既見上奏事
畢因問曰趙璟向論請何事上曰趙璟極公心因說御
史事延齡曰趙璟身爲宰相豈諳州縣官績効二人又

不為人所稱說憬何由知之必私也他日上閤問云卿何以知此二人公曰一是故人一與臣微親諳熟之上無言他日延齡又入上曰趙璟所請果如卿料遂寢不行蒙却歸故林而趙公薨後數年邊帥奏為從事得假御史焉因話錄

李夷簡彈楊憑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獨徐晦送至藍田與别未幾夷簡薦晦為御史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世兩賢之而李公尤得古人舉讐之意焉林居漫錄

韓愈自監察御史貶連州陽山令所坐之因傳記各異

唐書本傳謂上疏論宮市德宗怒故貶李翶行狀謂爲幸臣所惡故貶皇甫湜作神道碑謂貞元十九年關中旱饑公請寬民徭專政者惡之故貶按文公歷官記及年譜謂愈與同列上疏爲幸臣所讒幸臣者李實也予考退之自連山移江陵詩云孤臣昔放逐泣血追愆尤汗漫不省識恍如乘槎浮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則所坐之因雖退之猶疑之也集中有上京兆李實書盛稱其能其後實出爲華州又有書云愈蒙恩奬知遇最厚無與比者愈爲實所讒不應此書拳拳如是及觀江陵塗中詩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洩傳

之落寬佹又和張十一憶昨行云伾文未揃崖州熾雖得赦宥常愁猜近者三奸悉破碎羽窟無底幽黃能眼中了了見鄉國知有歸日眉方開又有永正行以快伾文之貶則知陽山之貶伾文之力而劉柳下石為多非為李實所讒也　詩話總龜

韓子年譜載張署詩九疑峰畔二江前戀闕思鄉日抵年白簡趨朝會並命蒼梧左宦亦聯篇鮫人遠泛漁舟火鵬鳥閑飛霧裏天渙汗幾時流率土扁舟西下共歸田署與退之同為御史同遷謫故詩中皆言之退之得署詩云山淨江空水見沙哀猿啼處兩三家篔簹競長

纖纖笋躑躅初開艷艷花未報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吟君詩罷看雙鬢陡覺霜毛一半加又有祭署文云我落陽山君飄臨武君止于縣我又南踰臨武屬郴州在陽山之北二詩皆此時作也 苕溪叢話

唐憲宗諱純凡姓淳于者改姓于唯監察御史韋淳不改既而有詔以陸淳為給事中改名質淳不得已改名處厚 日知錄

穆宗每宮中花開則以重頂帳蒙蔽欄檻置惜春御史掌之 劉世傑雜鈔

元微之詩松下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蓋唐宣

政殿爲正衙殿廷有四松松下待制官立班之地舊圖
至今猶存紫宸殿亦有松樹爲待對官立位殿門外有
藥樹監察御史搜之位在焉唐制百官入宫殿門必搜
監察所掌也太和元年詔曰自魏晉以降參用霸制虛
議搜索因習尚存朕方推表相信置人心腹況吾台宰
又何問焉自今以後坐朝衆察既退宰臣復進奏事其
監搜宜停元昆駕部比自長安携藥樹數株至京師其
葉葱翠可愛於今關右頗多人罕識焉　文昌雜録
杜牧詩淸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靜愛僧擬把一麾
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葢不滿於當時故未有望昭

陵之句江輔之論官累年後知處州謝表有云清時有味白首無能蔡持正為御史引牧詩為證以為怨望遂復罷石林詩話

杜牧自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徒聰罷鎮閒居聲妓為當時第一因會朝士以牧之嘗任風憲不敢邀置牧之諷坐客達李李遽馳書以招而牧之遂來謂李曰聞有紫雲者孰是因指示牧之作詩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吟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囘意氣閒逸旁若無人古今詩話

侍兒小名錄云兵部李尚樂妓崔紫雲詞華清峭眉目

端麗杜作前詩罷上馬而去李公尋以紫雲贈之紫雲臨行獻詩曰從來學製斐然詩不料霜臺御史知愁見便教隨命去戀恩腸斷出門時　茗溪叢話

杜牧自侍御史出佐沈傅師宣城幕雅聞湖州為浙西名郡風物姸好且多麗色往游之竟無所得將罷忽有里姥引鬟髻女年十餘歲牧熟視之曰此眞國色也因使語其姥將致舟中姥女皆懼牧曰且不即納當為後期吾十年必為此郡若不來乃從所適因以重幣結之後移授湖州剌史比至郡則十四年所約之姝已從人三載而生二子矣牧即政之夕亟使人召之牧詰其母

曰曩既許我久矣何為適人母拜曰向約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俛首曰辭也直强之不祥乃禮而遣之因為悵别詩曰自是尋芳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嬌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 麗情集

太和初有為御史分務洛京者有妓善歌時太尉李逢吉留守求一見既不敢辭李姬四十餘輩皆出其下既入不復出為詩兩篇投獻詩曰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踪尚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姮娥歸去月宮深紗窗暗想春相憶書幌誰令夜獨吟料得此時天上月只應偏照兩人心 一篇亡 苕溪漁隱曰余觀劉賓客外集有

憶妓四首內有一首即前詩也古今詩話中既不云御史姓名則此詩豈非夢得為之假手乎　漫叟詩話

李義山詩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時蔡京曾為僧徒故有第五句按令公必為綯非為楚也白足禪僧思敗道謂蔡京青袍御史擬休官必義山自謂義山以會昌三應王茂元之辟始授御史去楚沒時久矣　朱鶴齡箋註

會昌五年命西京留佛寺四僧唯十人東京二寺并汝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其餘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御史裏行以督之御史乘驛未出開天下寺至於屋基耕

而刋之 侯鯖録

韓常侍為郎吏日宣宗問曰卿有好詩如何得見韓稽首曰容至私第録進乃選八十首進後以眼疾辭拜珥貂為御史銜命出關讞獄道中看華山有詩曰野麋蒙象暫如犀心不驚鷗角駭雞一路好山無伴看斷腸煙景寄猿啼 御史出使不得與人同行故云無伴 時補袞謝病歸更寄織錦篇與薛郎中云錦字龍梭織錦篇鳳凰文采間非煙並他時世新花樣虛費工夫不直錢 古今詩話

唐以秘書監望雖清雅實非要劇以監為宰相病坊丞及著作郎為尚書郎病坊祕書郎及著作佐郎為監察

御史病坊

唐末沈汾侍御退居樂道家有二妾一日謂曰我死爾能哭乎妾曰安得不祥之言固問對曰安得不哭汾曰汝試哭吾欲觀之妾不得已擁袂而哭哭畢汾已卒矣 類要

同上

李審諸為御史得廪米母量之三斛而羸問故對曰御史米不槩也問車傭幾何對曰御史不償也母怒勅歸餘米償其傭因切責審諸 貽謀錄

樞密使安重誨專權用事重誨前騶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之重誨怒即臺門斬延而後奏李琪為中丞

不敢彈糾重誨請降勅處分明宗不得已從之由是御史諫官無敢言者　五代史

閩王延羲既立更名曦泉州刺史余延英嘗矯曦命掠取良家子曦怒召下御史劾之延英進買宴錢千萬曦曰皇后上貢何在延英又獻皇后錢千萬乃得不劾　同上

開寶六年學士李昉知貢舉有訟昉狥私者帝乃籍下第人姓名得三百六十人皆召見擇一百九十人幷昉首擢士宋準御殿給紙筆別試詩賦命殿中侍御史李臺等為考官得進士二十六人五經四人開元禮七人

三禮二十八人三傳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學究十八人明法五人皆賜及第而昉等皆坐責自是殿試遂為常制 讀史節

樊知古嘗舉進士於南唐不第謀歸太祖乃漁釣采石江上每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開寶三年詣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橋濟師已南征議用其策或謂江濤險壯恐不能就乃於石碑口試造之移至采石三日橋成不差尺寸金陵遂平 擢侍御史 同上

曹修古者四御史之一也明道初請太后還政謫守興

化縣死於室羣僚及鄉人憐之相與歛錢數十萬賵之修古有女始笄告母曰先人忠節聞天下不幸𥘉言謫死且君子不家於喪此錢決不可受浼先人清德哭謝遣之逆者固請竟不肯受 臣鑒錄

景祐中有郎吏皮仲容街衢為一輕薄子所戲遽前賀之聞君有臺憲之命仲容立馬愧謝久之徐問何以知之對曰朝廷所置臺憲必用稀姓者故以君姓知之蓋是時三院御史乃仲簡論程掌禹錫也聞者傳以為笑 事文類聚

宰相陳執中娶妾殺婢御史奏逐去之范鎮言陰陽不

和財匱民困執中當任其咎今御史拾大責細𪟝揚燕私欲以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辯堂陛也 臣鑒録

待制王公素仲儀任御史日常夢至玉京黄闕殿上有紺服翠冠者曰吾東門侍郎公則西門侍郎也昔以奏牘玉帝前語傷鯁許遂謫於世公夢回題詩於書牕曰似去華胥國裏來雲霞深處見樓臺月光泠射雞牕急驚覺游仙夢一迴公晩歲復思玉京之夢作詩曰虚碧中藏白玉京夢魂飛入黄金城何時再步煙霄外皓齒仙童已掃廳 詩史

濠州西有高唐館俯近淮水御史閻欽授宿此館題詩

曰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今朝寓宿高唐館神女何曾入夢來有李和風者至此又作詩曰高唐不是這高唐淮上江南各異方若向此中求薦枕參差笑殺楚襄王倦游録

景祐中有輕薄子以古人二十字詩益成二十八字嘲笑曰仲昌故國三千里宗道深宮二十年殿院一聲河滿子龍圖雙泪落君前龍圖王博文也嘗更大藩鎮開封知府三司使一日對上前因敘歷之久不覺泪下殿院蕭定基也為殿中侍御史與韓魏公吳春卿王君貺同發解開封舉人作河滿子曲嘲之因奏事仁宗問

之令誦上遍王宗道爲諸王教授及講書凡二十餘年不求進用仲昌者章郇公之仲從子論科場不公奏聞牒歸建州當時以爲雖用古人詩句而切中一時之盛事傳以爲笑樂東齋録

唐介謫英州别駕梅堯臣作書竄詩曰皇祐辛卯冬十月十九日御史唐子方危言初造膝曰朝有巨奸臣介所憤疾願條一二事臣職敢妄率宰相文彦博邪行世莫匹云云堯臣作此詩不敢示人及歐陽修編其集時有嫌避又削去此詩是以少人知者唐介始彈張堯佐諫官皆上疏及彈文彦博則吴奎畏縮不前當時謂拽

動陣脚及唐爭論於上前遂幷及奎之背約執政又黜奎而文潞公益不安遂罷政事時李師中詩送唐有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之句為奎發也東軒筆錄

鄭谷與僧齊己黄損等共定今體詩格一曰葫蘆一曰轆轤一曰進退葫蘆韻者先二後四轆轤韻者雙出雙入進退韻者一進一退唐介謫英州別駕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行者頗衆獨李師中待制一篇為人傳誦詩曰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

天為吾君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按韻略難字第二十五山字第二十七寒字又在二十五而還字又在二十七一進一退此所謂進退韻格也緗素雜記

六一居士謂傳師游道林岳麓寺詩題云酬唐侍御姚員外而二人之詩不見不知何人也獨此詩以字畫傳於世而詩亦自佳蔡寛夫謂唐狀者即沈傳師所謂唐侍御也詩語秀拔苕溪叢話

劉沆言自慶歷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專務抉人陰私莫辯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沆遂舉行御史還次

之格滿二歲者與知州御史范師道趙汴歲滿求補郡沆引格出之中丞張昪等言沆挾私出御史時樞密使狄青亦因御史言罷知陳州沆奏曰御史去陛下將相削陛下爪牙此曹所謀臣莫測也昪等益論辯不已罷沆知應天府宋史列傳

傅堯俞出知和州通判楊洙乘間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何為未嘗言及御史時事堯俞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為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反呫呫追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同上

英宗新即位任事者益專凡臺諫官言事一切不聽或

盡逐臺官不留一人京師為之語曰絶市無臺官 事文類聚

治平中執政恃權以沮言者凡臺諫官入言輒以進呈訖寢之時謂之訖了臺吏亦為之沮赧毎白御史言其事又訖了也 同上

御史上事日吏人參謁亦無通贊忽於堦下齊拜默然而退謂之鬼參 海録碎事

蘇東坡送張舜民御史出倅詩樊口淒涼已陳迹班心突兀見長身註臺吏謂御史立處為班心 同上

余以事繫御史臺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

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語獨傷神與君世世爲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　栢臺霜氣夜凄凄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眼中犀角眞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　蘇東坡集

王定國甲申雜紀云天下之公論雖讐怨不能奪也李承之嘗謂余曰昨在從班李定資深鞫子瞻獄雖同列不敢輒啟問一日資深於崇政殿門忽謂諸人曰蘇軾

奇才也衆莫敢對已而曰雖三十年所作文字詩句引證經傳隨問隨答無一字差舛誠天下之奇才也歎息不已余之先君靖康間嘗為臺端臺中子瞻詩案具在因錄得其本與近時所刊行烏臺詩案為尤詳今節入叢話以備觀覽 苕溪叢話

東坡在御史獄獄吏問云雙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有無譏諷答曰王安石詩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此龍是也獄吏亦為之一笑 同上

先生上文潞公書云某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

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長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焚之蘇文忠年譜

東坡赴杭州通判到揚州有劉摯為作臺官言事責降湖南別後作詩即用其字為韻江陵昔相遇慕府稱上賓再見明光宮峩冠揖縉紳而今三見子坎坷為逐臣朝遊雲雪間欲分丞相茵暮落江湖上遂學屈子鄰了不見喜慍子豈真可人邂逅成一歡醉語出天真士方在田里肯比渭與莘出試乃大謬芻狗難重陳歲晚多

霜露歸耕當及辰烏臺詩案

李端叔歷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原州元符中監内香藥庫御史論爲東坡客不可任京官詔停廢施註蘇詩

劉攽性滑稽喜謔玩馬默爲臺官彈攽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攽曰旣云馬默豈合驢鳴東軒筆錄

陳伯修名師錫神宗時登第奏名帝得其文屢讀屢賞顧侍臣曰此必陳師錫也啓封果然擢爲第三人故云

聞君射策日妙語發疇咨知臨安縣拜監察御史以言事出知宿遷縣元祐間東坡三上章薦之乃入爲秘書郎遷工部郎徽宗用爲殿中侍御史坐黨論削官施註

蘇詩

明道先生熙寧二年呂申公薦授太子中允權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從容訪問每對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廷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宋名臣言行錄別集

明道先生曰君子如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狠衆人皆以為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用

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為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天下以為知言 聞見錄

天聖中侍御史知雜事章頻使遼死遼無棺櫬轝至范陽方就殮自後遼人常造數漆棺以銀飾之每有使人入境則載以隨行至今為例 夢溪筆談

御史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為伏豹取不出之義衆官皆出彼獨潛謂之豹直 山堂肆考

諫官劉安世等攻蔡確為謗詩侍御史盛陶曰確以弱頃有罪但坐罷職不應懷恨註釋詩語近於捃摭不可

以長告許之風安世疏言居風憲地目覩無禮於君親之人而附會覬望紀綱何賴出知汝州　宋史

晁冲之樂府最知名詩少見於世政和末先公為御史朱深明為郎中其謝先公寄茶兼簡深明詩云諫議茶猶寄郎官迹已疎斜封三道印不奏一行書會遠長安去終臨顏渚居大江清到底為問渴何如　詩說雋永

御史胡世將撫諭東南韋齋先生謁而說之曰今日廟堂之議未知其但欲襟憑江漢控引荆吳以保東南而已乎抑當克復神州迅掃陵闕據中原而撫三河也嘗聞不取關中中原不可復不取荆淮東南不可保今但

威處一方耆日用於道途未知漂漂者竟何如耶宋洛臣言行録外集

涖渙之米庭擢進第徽宗以日食求言大臣薦渙之召對稱旨命拜御史辭曰臣由大臣薦不可居是官乃授吏部員外每云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則無事矣臣鑒録

紹興三十四年王綸以御史中丞魏師遜薦為監察御史與秦檜論事忤其意師遜遂劾綸且言知識淺昧不能知綸由此罷去宋史列傳

檜所厚權户部尚書梁汝嘉將特賜出身除兩府汝嘉

聞周葵欲劾之謂中書舍人李侍聘曰副端將論君矣侍聘乘檜未趨門亟告之檜即奏為起居郎葵方待引檜下殿論閤門曰周葵已得旨除起居郎 同上

呂午復為監察御史入見帝曰卿向來議論甚明切兼崇政殿說書史嵩之雅不欲午在經筵時殿中侍御史項容孫子娶午從子嵩之俾容孫上疏避午欲撼之去而於法無避嵩之乃與言路密謀以為午嘗劾王瓚姻家史治遂以瓚為右正言午即治裝去上手詔趣留之 同上

吏部郎謝廓然由曾覿薦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從

中出中書舍人林光朝愕曰是輕臺諫羞科目也立封還詞頭士論服之同上

唐璘寧宗時擢監察御史臺吏且至璘不詣閾母曰人言此官好汝何憂璘曰此官須為朝廷爭是非一咈上意或忤權貴重為大人累何毋曰爾第盡言吾有爾兄在璘入就職疏奏天變而至於怒民怨而至於離海宇將傾天下有不可勝諱之慮上為改容集事淵海

侍御史知雜事殿中侍御史每月奉祿三十千監察御史每月二十千春冬絹各十匹春加羅一匹冬棉三十兩宋職官志

金大定十三年八月於憫忠寺策試女直進士寺舊有雙壇進士入院之夜半聞東壇上有聲如音樂西達於宮考試官侍御史完顏蒲涅等曰文路始開而有此得賢之祥也 金選舉志

大定二十四年會有司市麵不時酬直世宗怒監察不舉杖責之終問參知政事程輝對曰監察君之耳目所犯罪輕亦贖而杖亦一時之怒也世宗曰執事不舉是故犯也輝對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王維翰攝侍御史奏事殿中章宗曰佳御史就除侍御史 金史列傳

章宗召登聞鼓院官欲有所問皆不在任上諭中丞孟鑄曰此譬慢法如此御史臺所職何事朕聞唐宰相宿省中臺官亦當部宿其餘司局亦嘗宿直今尚書省左右司官宿直餘亦當准此 金史

興定時參知政事張行信上言大定間監察坐罪大抵收贖或至奪俸重則外降間有的決者皆有為而然又有勑旨監察職至彈劾而或看循者非謂凡失察皆然也近日無問事之大小情之輕重一槩的決以為大定故實過矣詔尚書更定監察罪名 同上

監察御史石玠行部過洛西薛曼卿不之見或曰君何

無鄉曲情曼卿曰凡今時政未必皆善御史一有所劾將謂自我發之同惡相庇他日并鄰里必有受禍者金史隱逸傳

劉祁曰金人南渡之後近侍之權尤重蓋宣宗善用其人以為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輩採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上因責臺官漏洩皆抵罪金史完顏訛可傳

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茌平馬子卿以字畫考之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學者以比蔡正甫燕王墓辯子卿姓馬氏名定國茌平人金

監察御史姚至翰林學士自號菊齋堂先生 中州集
監察舊例所進帖子止是今呈子樣但內爲腰封其襲
上用黃紙作貼黃上書奏帖二字下書臣某謹封 烏臺筆補
諸監司巡按許接見賓客唯不親謁 同上
大都酒使司於葡萄酒三十分取一至元十年抽分酒戶白英十分取一爲御史臺所察議得葡萄酒漿雖以酒爲名其實不用米麴難同醞造別酒一體辦課仍改正三十分取一 元典章
王惲論節婦王姑狀訪到京兆府三白渠副使郭時中

妻雷氏係前監察御史雷希顔女自三十一歲夫郭身故雷止生女子一人經今十有六年窮居守志誓死靡佗貞順堅確殊有父風宗族稱賢鄉閭服化在雷門善繼先聲居郭氏實為節婦理宜旌表風勵多方　烏臺筆補

蕭峰者國史院庭中石名也伯寧御史為僕言自其先翁時與諸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金玉堂無本而御史家具存迹詩曰視草堂前石一峯倚不移置自何年久歟嵾崟色道畫地發拔孫根迹无天俯仰百年承雨露篆閑井尽接雲煙故鄉御史遺書在為録蕭峰舊賦篇

國初康朝言官法司謂之劔鍔班李材解酲語

姚天福拜御史時其母戒之曰古稱公爾忘私委質爲臣當盡所衷以塞其責勿以未亡人爲邺俾吾追踪陵母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天福亦請於憲府曰監察職當言路有犯無隱苟獲譴乞不爲親累或以聞帝歎曰巴晃恩母子雖生今世其義烈之言當於古人中求之元史列傳

至元二十四年命程鉅夫爲御史中丞臺臣言鉅夫南人且年少帝大怒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

自今省部臺院必參用南人遂以鉅夫仍為集賢直學士拜御史行御史臺事 同上

楊桓至元三十一年拜監察御史有得玉璽於木華黎曾孫碩德者桓辯識其文曰此歷代傳國璽也亡之久矣今皇太孫龍飛而璽復出天其彰瑞應於今日乎成宗即位疏上時務二十一事帝嘉納之 同上

劉賡拜監察御史是時御史中丞崔彧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獨見賡則待以上客 同上

貢師泰泰定四年釋褐除紹興路總管府推官考滿入翰林歷待制拜監察御史自世祖以後南人斥不用及

是始復舊制南士復得居省臺自師泰始時論以為得人同上

周景遠為南臺御史分治浙省每日與朋友往復其書吏不樂似有舉刺之意大書壁上曰御史某日訪某人某日某人來訪御史見之呼謂曰我嘗又訪某人汝乃失記何也第補出之因復謂曰人之所以讀書為士君子者正欲為五常主張也使我今日謝絕故舊是為御史而無一常寧不為御史不可滅人理吏赧服而退輟耕錄

燕地未有梅花吳閒閒宗師時為嗣師新從江南移至

扁曰潄芳亭張伯雨偶造其所恍與西湖故人遇徘徊既久不覺熟寢夢覺日已暮矣嗣師笑曰伯雨素有詩名宜作詩伯雨遂賦長詩有風沙不憚五千里將身跳入仙人壺之句嗣師大喜送袁學士伯長謝博士敬德馬御史伯庸吳助教養浩虞修撰伯生和之同上

御史臺言胄子之教寄寓官舍隘陋非宜奏請孔廟之西當建國子學以御史府所貯公帑充其費迨至仁宗皇帝於監學之北構架書閣延祐四年夏經始六年冬積成材木瓦甓諸物之直工役飲食之費一皆出御史府經營壯麗煥然增監學之輝名其閣曰崇文臺臣請

勅石頂絕綠燈崇文閣碑記

察院書吏至元二十八年十一月定出身於各道廉訪司書吏內選取三十月轉部九十月從八品內用如非廉訪司書吏取充者四十五月轉部補用不盡者九十月考滿降一等正九品用　行臺察院書吏至元三十年正月定出身於廉訪司書吏內選取歷一考之上轉補江南宣慰司令史并內臺察院書吏用不盡者九十月正九品江南用　元選舉志

南臺舊聞卷十五

南臺舊聞卷十六

北平　黃叔璥　玉圃輯

雜錄下

明太祖命方常為御史曰朕聞昔人懷才滿腹抱道盈衷一時志不能伸致是窘於衣食困於羈旅一遇君者用之竭忠報劾務公無私終世不忘其恩特致君稱仁於海內固為賢者矣爾方常自云窘於生理來朝今命爾為守院御史出納一道之務察微敷奏毋隱南京都察院志

洛陽秦從龍仕元為校官累遷置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從龍以老避居鎮江太祖兵東下謂徐達曰鎮江

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入城當為吾訪之既至太祖親至龍江以迎之入太祖即元故御史臺為府居從龍西華門外事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無知之者太祖呼為先生而不名明紀事本末

洪武時有三風憲官相許一人言甚便捷一人言簡而緩太祖曰理原於心言發於口心無所虧辭出而簡必有所蔽辭勝於理彼二人者其言寡者是多者非南京都察院志

洪武三年遷天下教官入覲奉天門太史奏文星見帝

親擢胡子祺等十八人為監察御史次日詣武樓下賜袍賜燕靜志居詩話

邵玘蘭溪人中鄉舉入監適值迎春會例許監生簪花時執事者畏縮不敢近上前邵取花向上簪之上睇視良久見其狀貌魁偉復注意焉既中進士即擢為御史既而點兩浙巡按推舉皆不得人上即呼邵玘堪差玘辭臣以浙人不當往上曰以卿浙人知浙中利病特命卿耳仍命御史一員協處此亦特恩也漱石閒談

解縉為監察御史適都御史怙勢恣横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為草者縉揮筆立就歷詆其奸狀上慮縉

為衆所傾召其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與爾分則君臣情猶父子其歸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大用爾未晚也臣鑑錄

王英洪武初授山東道監察御史上特命署都御史事大書敦厚王英四字揭諸殿柱居鄉尤率易嘗微服入郡城時禁庶民服靴門者縛英英笑曰吾官人也取舟中冠帶示之始得釋亦不色怒同上

洪武十年工部承差張致中上言三事其一慎擇監察御史二京師各府州縣設常平倉以時斂散三北方開

墾曠土令農民自實畝數以定稅糧擢爲宛平知縣明紀事本末

楊允洪武十四年歲貢官御史年纔二十餘明斷善治獄帝甚寵任之時人呼小楊御史寶應縣志

洪武十五年上錄囚畢命御史袁凱送東宮覆審遞減之凱還復命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上大喜悉從之同上

劉子敬洪武末爲山東道御史有能名以言事忤權貴黜爲侯官令又言事又降爲侯官典史益修其職嘗自署曰祿薄儉常足官卑廉自高永樂初拜河南道御史

南京都察院志

劉文德洪武間以明經舉任監察御史一日高皇帝諭羣臣次早廷問有能記吾宣諭者乎文德出班朗誦之即日擢廣西僉事後有奏文德受人銀一兩者太祖見之曰得非向記朕宣諭者此人豈貪銀一兩者耶釋之

同上

嚴德明史作珉洪武中為左僉都御史謫戍廣西南丹縣其面後赦還歸吳中宣德末年猶存以西軍事被逮時御史李立坐堂上公跪陳云曾在臺勾當公事是識法度的李問何官公云洪武時曾都察院掌印所謂嚴德

明是也李大驚起延之後堂歡洽竟日而罷後御史繆讓家宴客教授李綺上坐致公作陪公貧甚帽破用雜布補之綺易其人問老人為何事剌字公因自述洪武時任左僉都御史不幸有疾蒙恩發南丹今老而歸且曰先時法度嚴不似今日綺大驚請罪因退避下坐先輩朴雅安分如此耳談

洪武中國子生出使視行人覈天下土田稽有司案牘督吏民修水利十三道御史問刑慮囚皆舉重務以佐之然雖勞績有成無不復監卒業者其後有長差短差之例短差復監長差則例滿附選待除不復監矣太學志

凡監生歷事部寺謂之正歷三月上選又諸司寫本隨御史出巡二名謂之雜歷一年滿日上選又隨御史刷卷一百七十八名事完日上選 明選舉志

靖難兵南下御史尹昌隆上言今日事勢日去而北來章奏言周公輔成王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申大義於天下不應使相違戾設或有蹉便須讓位不失守藩若沉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欲求為丹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靖難後驅出就戮昌隆當陛大呼曰臣當時上章勸讓位陛下奏牘可覆也命撿奏有之上曰火燒頭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受禍不若是

黠朕亦無此勞苦遂貸昌隆死南京都察院志

牛景先官御史金川門失守易服宵遁至丹陽遇一僧云徐行吉速行凶遂改姓名徐行死於杭州寺中後因究治齊黃事將景先次妻劉氏沒入教坊劉氏後五世未敢失身辱祖萬歷末給照除名復姓從良同上

左都督徐增壽謀應燕御史魏公冕等請誅之不聽燕兵屯金川門帝乃責以大義斬之明紀事本末

科道互改洪武中給事中宋善萬徵彭通王惟言王漸永樂中吏科右給事中羅亨信工科給事中周岐正統中給事中宋良遲李運工科都給事中張禴俱改御史

洪武中御史李熉改工科給事中永樂初山東道御史文郁不諳刑名改工科給事中江西道御史汪俊明改刑科給事中　春明夢餘錄

翰林兼道者洪武中夏原吉范顯祖以太子賓客遷治書侍御史嘉靖庚戌趙貞吉以左春坊左諭德兼河南道御史萬歷已未徐光啓以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其實改科道者永樂中孔謌以中允改御史洪熙初侍讀李時勉羅汝敬俱以言事改御史洪武中編修馬亮任敬王璉王輝陳敏張唯俱改御史正統已巳徐珵以侍讀改浙江道御史楊鼎以中允改河南道御史檢討王

正改江西道御史崇正中金聲以編修改御史同上

徐義永樂時初拜御史問為官之要於祭酒胡頤菴以

前輩居官有三事勉之云一要省事二勿避事三行所

無事南京都察院志

楊榮嘗疏陳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上覽

而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但卿為朕心腹之臣

若進此奏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廣

治平略

景泰時鍾同為御史會懷獻太子薨上言沂王天資厚

重足令宗社有托下詔獄杖死時年三十二同上疏時

策馬出馬伏地不起同叱曰吾不畏死爾奚為者馬猶盤辟再四乃行同死馬號數聲亦死明史

洪熙改元侍讀李時勉抗疏論時政降御史復以言事忤旨下錦衣獄先是脅骨為金瓜所傷及是加梃忽然自接踰月而平宣宗立追怒時勉抵觸仁考命械至殿中面鞫時勉一一誦之至第六事伏而不言上問何以不言對曰天威嚴重臣不能詳記上微笑曰是第難言耳諫稿在否對曰已焚矣上曰時勉能直諫忠臣也命脫桎梏復其官同上

宣德時御史謝瑤薦牘誤書姓自陳改正帝謂吏部曰

古人奏牘皆存敬慎石慶書馬字缺點懼及死今薦賢不知其姓豈能知其才輕率如此豈稱御史之職遂謫交阯大蠻縣知縣同上

宣宗以教官多缺選用監生三百八十人而程富等以都御史顧佐之屬使於各道歷政三月選擇任之所謂試御史也明選舉志

宣宗特大臣奏蘇州等九大郡號劇繁難治擢郎中況鍾莫愚御史何大淵員外陸本深等知蘇常溫吉安等府上特召見宴勞焉廣治平畧

宣德三年怒御史嚴皚方鼎何傑等沉湎酒色久不朝

參遂命枷項以徇自此言官有枷項者　成化十五年汪直誣陷馬文升牟俸等有詔切責御史王濬等二十九人互相容隱各廷杖二十正德嘉靖萬歷天啟廷杖受禍其慘更有不忍言者明刑法志

宣德四年吏部奏第二甲進士王懋應授從七品官其兄嘗為御史以誤決死囚抵罪懋乃極刑家屬當罷不錄上曰士勤苦學問始登一第棄之可惜其以懋為州判官　春明夢餘錄

內官同法司錄囚始於正統六年凡大審錄內監奉旨出則齋勅張黃蓋騎導於大理寺為三尺壇中坐尚書

都察院大理寺以次左右列坐御史郎中下捧牘立唯諾趨走惟謹三法司視成案有所出入若輕重俱目視太監意太監意所不欲不敢忤也内監經奉命審録者死則於墓寢畫壁南面坐旁列法司及御史刑部郎引囚鞠躬聽命狀悉圖之示後世為榮觀焉同上

王振用事于謙巡撫梁晉每入京未嘗持一物交當路又御史有姓名類謙者常忤振振意以為謙嗾言官劾之罷為大理少卿明紀事本末

正統十三年狀元彭時當上表謝恩四鼓起俟隱几不寤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拏已奉旨胡忠安從容出奏

狀元彭時不到合著錦衣衛尋上是之臣鑒錄

英宗之出也備文武百官以行六師覆於土木將相大臣及從官死者不可勝數御史則張洪黃裳魏貞夏誠申祐尹竑童存德孫慶林祥鳳明史

馬炳為嘉魚令有盜數人焚掠公帑而去其為首者多鬚適報團風鎮有舟載一十二人踪跡可疑偵之中有長鬚者貌相似而實非也馬竟捕之以盜治罪斃於獄後馬擢御史舟泊團風夜為盜刼舉室皆死同上

韓雍弱冠為御史出按江西時有詔下鎮守中官而都御史誤啟其封懼以咨雍雍請宴中官而身為解之明

日僞為封識而藏舊封於懷俟會間使鄭卒持以付巳

佯為不知而啓之稍讀一二語即驚曰此非吾所當聞

遽令吏還中官則已潛易舊封矣瘫起謝罪復欲杖鄭

卒中官以為誠反為救解歡飲而罷 續晨鐘集

福建莆田黃深景泰中拜監察御史其子如金成化時

為南畿提學御史蓋四世甲科二榜首二監察其榮遇

真罕儷者 使職文獻

姚綬天順中拜監察御史成化初出知永寧府解官歸

作滄江虹月之舟游泛吳越間作室曰丹邱自稱丹邱

先生 明史列傳

丁璿以工部主事謫潞河御史張政過其居值邏者云聞公失贓今已獲盜者公往証之璿曰吾未嘗失贓也邏者去政問故璿曰時禁盜者死寧亡吾贓不忍盜之死也政歎曰仁人也因薦為御史巡按徐州擒賊首張晉祥衛輝盜起復承命往縛渠魁釋其餘英宗嘉其能陞左僉都御史金陵人物志

徐完江寧人成化時官御史以親老乞改南御史就養有風采都御史多不法憑與援鉗灼人完抗疏劾免之同上

成化癸卯春憲宗命內使王敬索珍玩於江南諸郡敬

至蘇召府學諸生為寫沙滌經諸生不從直前批敬頰而唾之敬怒奏行巡按御史鞫治諸生以陸公完晚進而家多貲遂繫以完為首將有資於完適完魁鄉榜得從輕貸後舉進士被選三原王公時為吏部指完以詰諸屬曰此即以秀才批王敬者得選御史續明通紀

弘治中兩京武鄉試照先年團營武舉例兵部官出題在外俱巡按御史出題正德時以兵部侍郎既知武舉會考難以再典武舉鄉試於是兩京應試亦送各該御史考試彙送兵部廣治平略

古彈文白紙為重黃紙為輕故云臣輙用白簡以聞今

御史白簡即其事輕未聞有黃簡者矣 丹鉛總錄

宋景弘治十八年進士知睢州正德五年入為河南道御史故事知州無改御史者劉瑾創之也 明史

考察朝覲官既上奏翰林學士吳儼家富劉瑾嘗有所求儼不與御史楊南金者都御史劉宇廷撻之不堪辱養病去劉瑾矯旨綴奏尾曰學士儼帷幙不修其致仕御史南金欺詐無病其為民 明紀事本末

劉瑾擅權創用枷法給事中吉時御史王時中郎中劉繹等並擬小過枷瀕死始釋而戍之瑾召大學士以下跪金水橋南宣示奸黨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蘭

玉弘任諾李熙王蕃葛浩陸崑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鏜王良臣趙佑何天衢徐玨楊章熊卓朱廷聲劉玉等皆海內號忠直者也有罪人溺水死乃坐御史匡翼之罪又察鹽課杖巡鹽御史王潤復創罰米法忤瑾者譎發輸邊御史張律陳順喬恕聶賢曹來旬等悉破家死者繫其妻孥入覲出使皆有厚獻其黨張綵言餽遺多係庫金勸止之會御史歐陽雲等十餘人入賂瑾皆舉發致罪乃遣科道十四人分道監察專務搏擊御史趙時中阮吉張彧劉子厲以無重劾下獄或枷且死李東陽疏救始釋為民明史

梁端肅材為御史時值逆瑾誅為榜諭天下及錄付史館皆公筆為當時所稱 天山錄

薛文清公瑄自少即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志為御史差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晨昏潛究值雪盈几不輟有得則秉燭疾書或通宵不寐為世大儒 明史

劉大夏之父劉仁令瑞昌與高安令嚴某同入覲時楊溥當國與劉嚴皆姻親也楊遣人往瞰還報曰嚴富厚推稱一官劉草薦布被瓦盆煤竈猶然窮人耳楊心識嚴先見贄以金帛楊麾之劉嗣見具茗一袋蜜一缶耳楊嘉納之尋擢仁為御史居恒六七人共一馬更迭出

入歲享同僚一枯魚而已後楊公展墓還朝便道造劉問其子大夏曰父在否曰在道中母安否曰在鄰家磨麪乃至其家詣寢室見牀上惟蒲席布被喜曰可稱真御史矣同上

席書弟春由庶吉士授御史巡雲南以兄為都御史改翰林檢討預修武宗實錄成當進秩內閣費宏以春由他官入與檢討劉夔並擬按察僉事夔亦故御史以避兄侍郎龍改授者也言故事無纂修書成出為外任者留春擢修撰而夔亦留擢編修明史

毛伯温巡河南時鎮守內官動以訐御史得直愈自恣

而市猾倚之為奸伯温至捕市猾治之閹怒將詰伯温竟詣閹索飯曰我未朝食閹強具飯曰必當宴樂閹強為設飲酒半曰外傳公有違言乃能待我若此耶閹大慚謝伯温笑曰吾固知無是也聞公向訐御史費金二萬乃得直而御史今益有名公既失利渠乃得名固知公之有懲也閹力謝無是歡飲而別 同上

世宗更定祀典遂行皇后親蠶禮當時俱咎夏貴溪逢迎上意御史馮恩至謂后親蠶於郊不可示後世然夏說未可非也周漢唐宋皇后親蠶皆先有事於先蠶壇嘉靖之制雖未盡合古然農桑並舉固帝王所重也 野

獲編

御史馮恩論斬毋吳氏擊登聞鼓訟冤子行伏闕請以身代上令法司更審尚書聶賢左都御史王廷相坐毀譽失當減死戍雷州太史鄒守益羅洪先程文德題四德流芳卷贈焉謂君仁臣直母慈子孝 南京都察院志

楊爵用直言繫獄暴風連作都城皆恐人呼為楊御史風 越章

嘉靖中順天巡按御史鄭存仁檄府縣凡法司有所追取不得輒發尚書鄭曉言刑部追取人府縣不當却存仁違制宜罪存仁亦執自下而上之律論曉欺罔乃命

在外者屬有司在京者屬刑部然自曉去位民間詞訟五城御史輙受之不復遵祖制矣明史

嘉靖丁亥御史吳仲請修通惠河三月告成功上登舟觀之大學士張璁等聯句以聞上喜給光祿饌又分御膳賜焉吳仲出知處州府事進通惠河志被旨送史館采入會典仍令刊行日下舊聞

嘉靖六年六月十九日夜京城雨雪交作次早東江米巷大街南李學等家房上拾有銅錢八十四文一一壁立瓦隴中御史張璠具奏錢進入庫戒菴漫筆

嘉靖八年廷議復申祖制以舉人監生阮巖歲貢監生

張澍為監察御史春明夢餘錄

陳侃任刑科給事中從兄玒為監察御史兄弟分任臺諫俱以剛直名談者羨其一門之盛使職文獻

包孝嘉靖時為御史抗疏論分宜禍且叵測幸帝虔請乩仙而乩仙答以愛惜人才為保養壽命之源上頷之批孝疏曰包孝係是人才免究得旨遂請終養南京都察院志

御史謝少南上言慶都有堯母墓乞建祠寢以光巡幸上從之謂少南建白可嘉陞授春坊司直兼翰林檢討明書稗錄

華亭張弼號東海為諸生時錄遺見黜歸舟泊燕子磯

題詩於壁楊子江頭幾問津江花依舊客愁新西飛白日忙於我南去青山冷笑人詠枕不離鄉國夢敝裘猶帶帝京塵交遊落落多星散直對秋風一愴神適直指某將赴留都監臨登磯上見詩驚曰此必士子失意所作怨而不亂其小雅之遺乎觀其墨蹟未乾即遣役迹之至京口及其舟東海固諱言也訊舟子具以實告役請亟返棹不得已從之至則直指尚艤舟以待也既見得其故直指曰子長於詩得毋短於文乎因索錄遺文閱之嗟賞不已曰微我幾失子矣彼視學者真無目耳遂送入闈是年領鄉薦聯捷成進士理學經濟士林重

之惜直指逸其姓名　樓坪問錄

嚴嵩以總督侍郎王忬愍楊繼盛死衙之忬子世貞又從繼盛遊為之經紀其喪弔以詩嵩以是深憾忬嚴世蕃嘗求古畫於忬忬有臨幅類真者以獻世蕃知之益怒會灤河之警鄢懋卿乃以嵩意為草授御史方輅劾忬嵩即擬旨逮繫爰書具刑部尚書鄭曉擬謫戍奏上竟以邊吏陷城律棄市　明紀事本末

御史汪汝正籍羅龍文家上胡宗憲手書乃被劾將自擬旨授龍文以達世蕃者遂逮下獄宗憲自叙平賊功言以獻瑞得罪言官且訐汝正受賊事帝終憐之並下

汝正獄宗憲竟瘐死汝正得釋　明史列傳

嘉靖間三水何維栢以御史按閩疏論嚴嵩被逮閩人哀號攀送有無數蠅小而綠色朋飛甍甍如泣如訴止於輿止於桎梏止於校人之衣撲之不去出郭十餘里乃散既抵京下獄蠅集如前高明羅一中為讚蒼蠅傳

廣東新語

呂高嘉靖八才子名最下官山東提學副使鄉試錄文舊多出學使手巡按御史葉經乞唐順之文高心憾寓書友人言經紕繆嚴嵩惡經遂寘之死及後大計諸御史謂經禍由高乃斥歸　明史陳束傳

尚書劉南垣公請老家居有直指使者以飲食苛求屬吏郡縣患之公曰於其來欵之曰老夫欲設席恐妨公務特留此一飯但老妻他往無人治具家常飯能對食乎直指以師命不敢辭自朝過午飯尚未出直指飢甚比食至惟脫粟飯荳腐一器而已各食三碗直指覺過飽少頃佳肴美醞羅列盈前不能下箸公强之對曰已飽甚不能也公笑曰可見飲饌原無精粗飢時易食飽時難為味時使然耳直指喻其訓後不敢以盤飧責人

續晨鐘集

知府鄧繼曾四川資縣人云給事時其親某曰君方入

仕切忌苟利予巡按雲南時至一地身如芒刺不可睡秉燭獨坐突有一人在前叱之應曰我非人為君守財神也待君久矣予曰金何在神指座下視之果有白金千兩因語之曰我為御史如何將此物行能為我送歸否神曰但要鄉貫票帖耳如言寫帖焚之人遂不見及至復命時有同年某主事丁憂在家因以保舉一官為言曰謝禮五百金請公受二百金予拒之主事有難色予不得已而受歸家數日具牲醴夜靜將禱前事則原神復至出其金止八百兩予問之則曰前某主事金是也悚然愧謝未嘗告人今年八十為君洩此以見分定

有數耳時嘉靖戊戌年也　闇然錄
郊祀詔博采公議主分祭者御史王繼禮喻希禮陰汝
登郭弘化周釋徐淮虞守愚倪緝梁尚德陸琳李循義
主分祭而以成憲及時未可為言者御史許廷桂張惟
恕盧問之傳漢臣謝蘭主分祭而以山川壇為方邱者
御史傅炯余鐊主分祭而未以古禮為非者御史譚纘
王袞陳講王道范安王杲趙兊吳麟口士翱葉照朱觀
方遠廖自顯　嘉靖祀典
故事諸司文移往還及牧民官出教用照字言官上書
無此禮穆宗時御史詹仰庇巡視十庫疏言内臣假上

供名恣意漁獵不置簿籍再照前取戶部銀盡創鰲山修宮苑羣小乾没有累聖德宦官因指再照人主語大不敬帝怒曰仰庇小臣敢照及天子遂廷杖百除名明史

華亭包公節與弟孝以兄弟進士為南北兩臺其門聯云兄進士弟進士一天雨露南御史北御史兩地風霜眉公見聞錄

神宗即位之冬妖星見慈慶宮後延燒連房御史胡涍乞徧察掖庭中曾蒙先朝寵幸者體卹優遇其餘毋論老少一槩放遣奏中有唐高不君則天為虐語帝怒問輔臣二語所指為誰張居正對曰涍言雖狂悖心無他

帝意未釋嚴旨譙讓淳惶恐請罪斥為民 明史

都御史彭公澤奉命討河南流賊命辨士招降開封府學經生蘇某請行蘇至賊營賊禮宴呼白大王者與之談古今蘇響應無窮白敬服或云白即某處薛御史以罪黜入賊為主云賊不服招而回戰書書尾有詩云劍指青山山破裂馬飲長江江水竭精兵指日下南陽干戈盡染生民血 說聽增記

王圻擢御史忤時相謫邛州判官歷任陜西參議乞養歸築室淞江之濱種梅萬樹目曰梅花源以著書為事年逾耄耋猶篝燈帳中丙夜不輟 明史

金陵沈御史越人稱韓峰先生公以直道忤時罷歸杜門不入公府篤行好學至老不倦所著嘉隆聞紀中紀人化曰隆慶戊辰山西太原府靜樂縣男化為女是人初名李良而已娶妻數年因夫婦不和將妻逐出後或卧病遂化為女與本村民白尚配為夫婦時巡按宋纁勘明奏聞 天都載

夷陵劉一儒拜南京工部尚書甫半歲移疾歸初張居正女歸一儒子珠琲紈綺盈箱篋一儒悉扃之別室居正死貲產盡入官一儒乃發向所緘物還之南京御史李一陽請還一儒於朝以厲恬讓帝可其奏一儒竟不

赴召 同上

秀水姚思仁萬歴巡按山東河南殺賊頗多忽病中被攝入冥司主者詰曰爾為御史何好殺如此姚曰某為天子執法耳非好殺也主者曰此言過矣凡為官當體上天好生惡殺之心先王刑期無刑之意今爾不以哀矜勿喜自省理應受罪姚曰固也當兩省凶荒某曾上疏請賑所活不下數千萬獨不可相準乎主者曰此爾幕賓賀燦然之所為也已註其中年富貴矣姚曰稿雖賀作疏由某上獨不可分其半乎主者乃令其生還賀亦秀水人少年家貧從姚於官因見凶荒特作疏稿勸

姚上之後賀四十年登第累官冢宰姚亦官至工部尚書

臣鏊錄

先君忬初以御史使河東取道歸里所過遇撫按必先顧答拜之出酒食相欵必精腆而品不過繁然亦不須下請刺也令翰林科道過者無不置席具啟肅請矣先君以御史請告里居巡按來相訪則留飯葷素不過十器或少益以糖蜜果餌海味之屬進子鵝必去其首尾而以雞首尾葢之曰御史毋食鵝例也若週年以來則水陸畢陳留連卜夜至有用聲樂者矣先君巡按湖廣還見諸大老止以刻曾南豐集大明律例各一部為贄

嚴氏雖勢張甚亦無用幣也二年在楚所投謁政府絕不作書當時匪直先君為然有用幣者知之則頗以為駭矣觚不觚錄

江西甘矮梅先生通五經從遊甚衆一日其徒官行臺御史謁於家欵語久之求退先生曰能少留蔬食否及設饌唯葱湯麥飯而已口占一詩畀之葱湯麥飯丹田煖麥飯葱湯也可憐試向城樓高處望人家幾處未炊烟輯園雜識

丁俊任御史持身清約巡按福建食唯荳腐世以荳腐御史稱之明通紀

御史王明劾吏科給事中陳與郊并及吏部尚書楊巍詔奪明俸擢與郊太常少卿都人為之語曰欲京堂須彈章 明史

武定袁熙宇先生諱化中明天啟中官御史劾逆閹與楊左諸公同死詔獄謚忠愍余向李翰林丹書甡麟詢其祠祀訪其子孫則八十年來未有專祠子孫寥落衰為村農丹書近考其遺事為作傳又欲醵金立祠特書以俟之 分甘餘話

梓州張侍御留孺出按中州流寇盡豫之境無不被蹂躪者武弁擁兵玩寇莫肯力戰侍御抗疏請於朝願易

武階提枹鼓立軍門上報天子樞府遂改換總戎以侍
御改總戎明三百年未有也戮力行間大小二十餘捷
而不見褒錄裨將一跌遂以奪官李如石先生爲之傳
遂初堂集

按侍御名任學安岳人請易武階格於部議帝命署
都督僉事爲河南總兵官謁熊文燦言獻忠狼子野
心終爲國患我以勤王爲名出其不意可立待也文
燦不能用

御史柳彥輝貸陸坦銀五十兩不立券獨柳子仲益知
之後彥輝卒仲益戍遼陽數年赦還貧甚絲積粒聚得

銀五十兩拜坦墓納還金坦子以無券辭仲益曰若雖不知吾實知之吾翁與若翁知之吾弗償異日何面目見兩翁於地下也續晨鐘集

三水縣典史曾泉以御史謫任蒞事勤能勸學興禮督農事稽女工尤恤貧窘無牛具者貸與耕種無木棉者借與紡績時歷鄉村察其勤惰同上

朱裳少勵清節貧苦曠如也躬自炊及為御史寒約如故人稱為長齋御史吾學編

臺中定約一相拜風憲事宜開載先年試職於老道長相拜曾用手本今俱用刺　一新咨道長及後三咨道

長於咨深道長初須面候一次穿素服後不拘　一臺中陞京堂者邸報到日前後各具書儀五星線補一副致賀不可太遲陞者受補其書儀候答席時作爲折席其轉二司郡守者公送補二副書一部以存厚體彼亦不答　一在京大九卿三品以上或起用或陞任到京者正卿專請一席亞卿以下歛分公請一席總具一書儀正卿五金亞卿以下三金送致　一正卿加宮保轉冢宰及亞卿陞正卿舊臺中合舉賀用見陞服色高補二副不必具答　一臺中有建言被斥或左遷爲公論共與者量送補二副以榮其行　一一切筵會不用樂

不用席不用幣不用紅柬不用謝酒帖送公禮止一帖回謝不人各另帖赴席期限以申刻不必秉燭席兩人一座不專席饌限十器飯三道益以小菜十器攢盒免辦

一簿上歛分不論崇卑治屬鄉年等項俱止稱某老道長以見衙門之誼唯稱謂之間非别有情分者晚輩稱先輩曰某老先生先輩稱晚輩曰某老道長南京都察院志

崇正十三年三月策試諸貢士於皇極殿奏封稱旨者二十五人臚傳後特授二甲進士陳羽白陳純德魏景琦馮垣登吳邦臣爲各道監察御史其後陳純德馮垣

登瀛節漚一亭筆記

崇正壬申夏華亭董先生召起入都予請先生重書首善書院碑一通先生䩄然曰何必然曩時蓋書兩碑其一據碎其一王廷評應遴摹勒藏壁間第搜而出之足矣余亟往物色之則先是為某侍御輦而庋之中城察院署中尚無恙也 燕都遊覽志

首善書院者御史臺諸君所𠠇為南皐鄒先生少墟馮先生講學所也書院在大時雍坊十四舖買自民間為金二百八十兩皆五廳十三道所輸經紀其事者司務呂君克孝御史周君宗建 蒼霞草

史良佐為御史巡南京西城而其家在東城每出入怒其里人不為起乃執數人送東城御史詰之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誤却官曰何誤耶民曰尚書亦南京人其掌兵部出入里中人或趨避輙使人諭止之曰與爾曹同鄉里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煩爾曹數起耶民等甚愚意史公猶倪公遂不為起不意逢彼怒也御史善其言悉釋之　續晨鐘集

侍御喬可聘築柘溪草堂晚年更治陶園課子自書壁云無莊周之達而知魚樂無茂叔之靜而愛蓮香無陶元亮之高妄意羲皇一枕無邵堯夫之學漫吟雪月風

花無吳康齋之收歛身心而羡綠陰清晝無高雲從之況酣義理而慕水居優游內不足外有餘君子所恥也可不大懼乎先儒以玩物為害道所從來矣兒輩莫托邱壑二字等閒看過不以此自娱日以此自警庶幾得之寶應縣志

昔有御史怒其縣令縣令密使嬖兒侍御史暱之遂乘間竊其篋中篆去御史顧篆篋空心疑縣令所為而不敢發因稱疾不視事夜半於厨中發火火光燭天郡縣俱赴救御史持篆篋授縣令他官各有所授及火滅縣令上篆篋則篆在焉續晨鐘集

黃岡王思旻爲縣刑房吏有被盜誣者陷獄中王心知其枉力言於令獲釋思旻後以三考爲泰州判官歲大水值巡方御史至思旻具饑民冊求請發賑御史弗許王抱冊投水中御史憫其意令人急拯之允所請至今簪纓不絕黃岡縣志

臺中姓名不經見者宋御史樊玄圖明南康黃鑫音歆由明經辟薦任餘杭令擢監察御史洪武時御史雎稼請立學宮卧碑宣德中御史田績輯園雜識

南臺舊聞卷十六